

同一處景色，透過不同畫家的筆，會呈現出不一樣的風景。好的風景作品可以引領我們放下焦躁、遠離塵囂，這樣的風景既包含着畫家個人的心緒，也滲透了地域文化的歷史風雨。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中國油畫學會理事、上海油畫雕塑院畫家，教授、國家一級美術師羅朗的畫筆下便是這樣的風景。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臣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羅朗



羅朗作品《南京路》



羅朗作品《早安外灘》



羅朗作品《豆蔻年華》



羅朗作品《荷塘》

羅朗： 繪風景背後的風景



羅朗作品《夢迴滬江-歲月如流》



羅朗作品《遠去的風景》

初見羅朗，他那標誌性的鬍鬚已有些花白。剛剛從埃及、希臘等國家考察回來的羅朗對異國的風景意猶未盡，他習慣性地帶上他的相機，記錄下他喜歡的風景。

作為內地恢復高考後的第一批藝術系油畫專業大學生，羅朗獨愛畫風景，他告訴記者，自己畫風景已有三十餘年，除了最擅長的油畫風景，他還喜歡畫水墨風景。在他的筆下，這一處處風景更像是他寄託情感的信差，透過畫筆傳達他對於這處風景的所思、所想，賦予風景以傳遞信息的生命力。

上海油畫雕塑院院長、復旦大學上海視覺藝術學院美術學院院長、國家一級美術師李向陽曾這樣評價羅朗的風景：藝術家憑借自己的功力和學養可以實現那些有故事的、浸滿了情感與思緒的風景背後的風景，羅朗的風景是我們熟悉的風景，卻不是我們想像中的風景，飽含着情感，充滿着思緒，激盪着歷史的煙雲。

灰調子裡的徽派氣度

作為土生土長的安徽人，羅朗的骨子裡早已被徽州的人文情懷所滲透。羅朗告訴記者，他十分熱愛這片土地上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從80年代初，他就開始出入在畫室與徽州的風景之間。羅朗喜歡用油畫筆觸表現徽派建築群與大自然景觀，他不求油畫的真實性卻極端地苛求人文和意境的傳達，他不喜歡用豐富艷麗的色彩，更善於以灰色系列來層層疊疊地表現和覆蓋，畫面也常常打破傳統油畫的空間概念，有些「似與不似之間」的味道。對於徽州風景，羅朗相繼創作了《皖南風景》、《失落的家園》、《遠去的風景》等作品。灰調子裡的徽派氣度配上這樣的名字，羅朗對這片土地的眷戀、珍惜之心，以及蘊藏其中絲絲沉鬱的輓歌氣息瀰

漫在整幅風景中。

羅朗回憶，二十多年前他第一次去皖南西遞村時，初次面對老祖宗留下的那些房子，他分明感受到那斑駁滄桑的背景後有一種修養，一種氣度，他的內心受到了極大的衝擊。在這莊嚴的徽派建築之下，無論是一個老祠堂，還是一片古民居，都彷彿是一個威嚴的老師，一個無聲的教化者，提醒着人在「理」的精神法則中，堅守內心秩序與道德感，而這些，正是當今社會正在逐漸丟失的精神。正是憑借對大自然中的一切都有着與常人不同的敏感，羅朗藉着畫筆，描繪出籠罩在一片憂鬱的青灰色彩之下的荒野、村落、樹木和遠山，它們頹敗又聳立、柔和又剛勁，這些風景畫面整體氣息飽滿，彷彿在呼吸，在綿綿湧動，隱藏其間的有追問，也有哀告、訴求。羅朗希望透過他的風景，可以從幽深的傳統中，喚回一種莊嚴情感，一種對倫常和秩序的崇敬，以喚醒人心。

海派情懷下的上海風景

羅朗的一系列徽州風景作品在業界受到了極大的反響；彼時，上海工程技術大學校長說服已是安徽美術家協會常務副主席的羅朗到上海。羅朗告訴記者，上海是中國工業發展的發源地，是我國的文化前沿，那裡中西合璧的海派文化是自己內心所癡迷的。雖然當時的羅朗對自己的家鄉有難以割捨的感情，但經過一番思量，他最終還是選擇了去上海，後來經過三四年的光景又從教學崗位轉到了創作研究機構——上海油畫雕塑院。

到上海後的羅朗，受所處地域及生活環境的影響，他的畫風開始有了一些變化。業界的朋友發現羅朗從前的霸氣轉而平和，繪畫題材也悄然開始改變。對於創作，羅朗坦言自己在這個過程中並沒有特別具體的計劃，而是任由自己的興趣慢慢

發散，但當他抓住某一感興趣的題材時，他會毫無保留地將之做透做深。來到上海的羅朗，對老上海的風景越發癡迷，他收集了大量老上海的資料，開始用咖啡系色調畫外灘和比較典型的海派建築和碼頭景象，畫面多是比較宏觀的場面，也更加依據照片資料的具體情境，表現手法上也有轉型，雖然油畫顏料與畫布間的流淌及筆觸頓挫仍有皖南文人之勢，但是不難看出海派文化的影響。

被羅朗定義為「畫遠去的風景」系列主題的《老上海》作品隨之問世，着重描繪上世紀二三十年老上海的街景，再現十里洋場，羅朗的畫中傳達着一種優雅與慵懶，若即若離，虛實相間。作為一位成熟的藝術家，羅朗的技藝與修養自然融合，這些作品所表現的景象與我們是有距離的，正因為有距離才更相信他們曾經的存在。上海市油畫雕塑院副院長俞曉夫說，羅朗以老上海為母題的創作，在藝術處理上故意去掉寫生化的痕跡，強調自我探索，特別是他放棄色彩採用黑白兩色，形式上又游走於有形無形之間，我知道羅朗這下子動靜大了，他正試圖通過解構客觀存在，去完成自己內心對現代藝術的一種精神訴求。羅朗說：「我關注這一題材已經很久了，雖然現在畫老上海的人也不少，但是在我看來，這個題材還有很大的挖掘空間，我還想繼續創作下去。」

畫了三十多年，羅朗依舊對風景癡迷，他的畫筆在柔厚之美的徽州與中西合璧的上海間穿梭。他喜歡縱情在鄉間的山山水水間，氣息飽滿，心靈自由，雖然細節已經朦朧，但眼前的一切，新鮮又熟悉。即便是奔走在大廈林立的街景中，他關注的對象仍然是曾經居住在這裡的人們，以及曾經瀰漫在這些人之間的喜怒哀樂，別恨離愁。這就是羅朗的風景，沉澱在心底的、歷經風雨、洗盡鉛華的真實的風景。

中國油畫 要有自己的文化符號

一直以來，羅朗都堅信，中國油畫家的作品要想在世界油畫舞台有所影響，其作品一定要有自己的特點，要有自己國家的文化符號。如今，已畫了三十多年油畫風景的他，對此感觸更加深刻。羅朗告訴記者，其實對於「中國油畫應該是什麼樣」這一課題，業界一直在探討。他個人的觀點，油畫是一種藝術載體，中國油畫創作蘊含中國的文化背景，使用中國的語言，描繪中國的內容，這樣的作品更容易被西方所接受和欣賞，如果中國油畫創作跟着西方的創作及繪畫模式走，很容易就會淪為陪襯品。

羅朗的油畫創作以風景為主，在他看來，西方的風景畫創作比較寫實，而他的表現形式會在西方繪畫的基礎上結合中國山水畫的特點，增加中國的文人情懷，把中國畫的特點充分融入到油畫的理念中去。羅朗稱，近年來，不少中國油畫家都在朝着這個方向努力，創作出很多具備中國特點的油畫作品，而這樣的創作方式也在不斷得到世界油畫界的認可和重視。「只有把我們自己的文化融入進去，這樣我們才會跟西方有交流。也只有這樣，才會對世界文化有貢獻。」羅朗說。

此外，針對有志於進入中國油畫創作領域的年輕人，羅朗亦分享了自己的創作體會。他說，現在很多繪畫只是一種手段，而缺少藝術創作的精神。而很多畫家都喜歡兒童畫，因為兒童的畫很單純，直入主題，表達的是自己內心的真誠想法。對於年輕人來說，學過繪畫以後，就會想着這條線畫的時候要怎樣流暢，透視效果要怎樣體現，反而會被繪畫技術所限制。羅朗表示，其實在創作中，技術反而是次要的，創作一定要表達心聲，就像詩歌一樣。這樣的繪畫，我們不只看到美，還會看到美後面的更深刻含義。

「雜草」群展呈現女性主義

日前，Simon Lee 畫廊呈獻三位女藝術家 Sarah Crowner、Caitlin Keogh 及 Paulina Olowaska 群展「雜草」，植物與女性主義的碰撞，又會激發出怎樣的火花呢？

三位志趣相投的女畫家，雖然有着截然不同的繪畫風格，由抽象到具象，其作品所表達的主題卻如出一轍——同時圍繞着植物/生物學及女性主義的角度。是次群展以「雜草」命名，主題圍繞着植物、女性、女性主義和生物學，透過不同的表現策略與物象，揭露在處理題材和繪畫過程的異曲同工之處。

來自美國的 Sarah Crowner，其畫作由數種顏色的幾何圖形拼合而成，而是次帶來的作品亦同樣延續了其以往的風格，而不同的是 Sarah 表示此系列作品用色對比起以往的作品則更加鮮豔和大膽，「我想嘗試使用更多的顏色，這是挺有趣的。」Sarah 笑說。每幅作品都由不規則的幾何圖形拼湊而成，而當中的圖案所運用的顏色各不相同，間及關於作品顏色的搭配，Sarah 表示：「我無法解釋當中的原因，基本上都是憑借自己

的直覺而選取顏色。」與其他兩位藝術家相比，Sarah 的作品相對較抽象，作品以不規則的幾何圖形拼合而成，但 Sarah 表示，其不規則的幾何圖形所指涉和表達的對象正是植物標本，如海草、海帶等。

同是來自美國的 Caitlin Keogh，其作品亦同樣是探索女性的自我建構，作品不時以女性的不完全軀殼為對象，並在軀幹周圍圍着不同的物件；又或者呈現着女性的衣服和鞋子；又或者把攀緣植物變成靜脈，把藤結幻化成腸臟。Caitlin 的作品裡不時出現「繩子」的元素，繩子圍繞着女性的軀體，而作品中的腸臟也容易令人聯想到繩子，對此，Caitlin 表示繩子所象徵的是一種束縛，緊緊地纏繞着軀體。

服裝這個元素在 Caitlin 的作品中也是很常見的，這與 Caitlin 的成長環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影響。Caitlin 從小便生活在一個充滿藝術細胞的家庭。爸爸是畫家，媽媽是裁縫，而弟弟亦進行故事創作，同時也喜愛縫紉，所以成長在這樣的家庭環境對 Caitlin 在其作品中所呈現的對象不無關係。她喜愛閱讀時裝

雜誌，會對服裝的質料、顏色等十分着迷，如 Christian Dior、William Morris 像是她的老師般引領着她的創作。

相比起 Sarah 及 Caitlin，來自波蘭格但斯克的 Paulina Olowaska 的畫作則是開宗明義地描繪了一位女性與猩猩於大自然生活的情景。畫中的女子並非 Paulina 隨意想像出來，而是以研究紅毛猩猩聞名於世的陶宛科學伯特·蓋爾迪卡斯博士(Dr. Birute Galdikas)為藍本。伯特·蓋爾迪卡斯是世上首名從事紅毛猩猩保育工作的女性科學家，四十多年來一直致力於研究印度尼西亞婆羅洲猩猩，同時亦在其自然棲息地工作。三幅作品同樣都展現了一



Sliced Yellow (Sarah Crowner)



Strange Labor (Caitlin Keogh)



Paulina Olowaska 作品

位女性與猩猩的生活情景，因伯特·蓋爾迪卡斯博是於其棲息地工作，因此畫作以綠色為主調，凸顯了是次展覽圍繞的主題之一，植物。

在 Paulina 畫筆下所描繪的保育家與猩猩是一片和諧的生活景象，雖然她與伯特·蓋爾迪卡斯在現實中並不相識，但她卻希望透過作品再次探索這位世界知名的保育家的生活影像，作品予人恬靜和諧之感，但背後所反映的卻是這位女保育家對於其保育工作那份堅毅不屈的精神，同時亦訴說着她和猩猩所處的森林的脆弱。

文：朱慧恩